



迟子建 著

女人的手

金 犀 牛 丛 书 散 文 卷



金犀牛丛书
明天出版社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



迟子建 著

女人的手

明天出版社



金 犀 牛 丛 书 · 散 文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的手 / 迟子建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1999.7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

ISBN 7-5332-2992-4

I.女… II.迟… III.儿童文学—散文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25683号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

女 人 的 手

迟子建 / 著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 × 1230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104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32-2992-4

I·709 定价:12.00元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

策划者的话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是明天出版社邀请享誉文坛的一批著名女作家专为少年朋友创作的散文系列。它以亲情、友情及爱情为主题展开描述。我们希望少年朋友在领略人世间这些伟大情感的同时，得到散文艺术创造的滋养。



金 犀 牛 丛 书 · 散 文 卷

目 录

睡眠与劳动
闲话出租车
死亡的气息
撕日历的日子
鼠儿戏“猫”
论谦卑
谁为这个世界送葬
照妖镜
红颜读书郎
摆旧书摊的老伯
灯祭
悼三姨夫
遗忘
一脉清流消逝
油茶面儿
暗夜飞霞
女人的手
责编速写



金 犀 牛 丛 书 · 散 文 卷

目 录

大西洋城
迷舟的格非
黄健翔：午夜的清晨
足球不可演绎
鸡冠花为谁盛开
怎一个“戚”字了得
时尚与匮乏
灯影下的大自然
激情与沧桑
谁饮天河之水
有关创作的札记
云烟过客



睡眠与劳动

睡眠就是把一条奔腾喧嚣的河给拦腰截断，让它微波不兴地暂时进入平静状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河流都安于这种命运的安排，它们有的就冲破阻拦，仍然一泻千里地向前奔流，不舍昼夜。这就产生了失眠者，医学上称这种病为“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说白了就是睡不好觉。有觉不睡，岂不是烧包？再说睡觉是件多自然、多令人幸福的事啊。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有的人就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同窗外的星星一样睁着眼睛度过长夜。夜晚对于失眠者来讲，不再是温柔的梦乡，而是荆棘遍布、青蛇游走、充满阴沟的地狱。

神经衰弱者以知识分子居众。很少听见哪个农民



抱怨他睡不着觉，更没有天真烂漫的儿童说他苦于睡眠。看来知识和阅历是失眠的两大症结。没有知识，就没有更深的追求和幻想，没有那种精神激情驰骋后所造成的身心疲惫。没有阅历，也就少了那些断肠般的回忆和被惨痛现实撞得头破血流后的凄凉心境。失意、痛苦、徘徊、伤感、患得患失，这些都是造成失眠的主要因素。也许你会说，看破红尘，把一切置之度外不就安然了吗？然而我们就生活在滚滚红尘中，岂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就连弘一法师临终的手书遗言也是“悲欣交集”四个大字，那么大彻大悟的他仍然满含着人类共通的一种情怀，真让我们这些挣脱不了凡俗羁绊的人热泪盈眶。既然世界上清静的庙堂都可能是形式上的东西，那么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心中设置一座庙堂来供奉它。没有上天赐予的福音书能够拯救你所面临的困境，于是你就让思维飞速旋转，搞得自己精疲力竭，却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乎就把白日的苦恼延伸到夜晚，在黑暗中承受苦不堪言的失眠。

有关治疗失眠的方法简直太多了。我想哪位有心人若是乐于搜集整理，定能出一本《失眠者百科丛书》。西医上有为人们广泛使用的“助眠灵”，中医有针灸、煎服汤药等疗法。最广泛的是流传于民间的一些说法，诸如数数、念佛经咒语、想像船在八级台风的海面上颠簸，想像绿意盈门的小院或者无边无际的



女 人 的 手

沙漠……真是数不胜数。看来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总是千奇百怪的。有些偏方对于一些个别患者确实有效，然而大多的是水中明月、纸上谈兵，给人似是而非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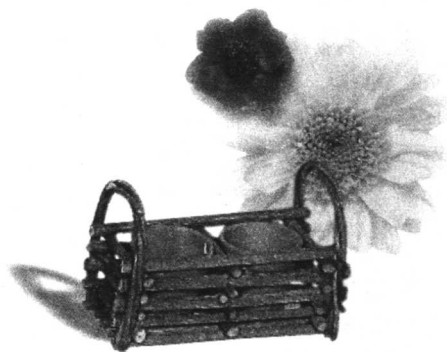
我在师专做教师时曾有过失眠的经历，阶段性失眠。经常是夹着教案去讲台时呵欠连天，精神萎靡。人过三十岁之后，仿佛一双脚真正落到了大地上，幻想的东西少了，睡眠也变得踏实起来。然而也不是一沾枕头就能入眠，总要在床上辗转一番方能入睡。去年省作协分我一套新居，因我家中的亲人远在大兴安岭，所以只能独自操持装修工作。尽管请了装修公司不用我做具体的活儿，但是有些事儿还必得我去做。比如选择各种贴面材料的质地、颜色，比如选购卫生间的洁具。大到购买每个房间的吊灯，小到选购门把手和锁头，事必躬亲，我几乎把哈尔滨比较大的装饰材料市场都跑遍了。买到东西，往往是雇了三轮车拉回来，我坐在车尾，被骄阳曝晒得无精打采，就像个辛劳过度的农妇。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从新居工作完一天回到老房子，连爬楼的力气都没有了。吃过饭倒在床上立刻入睡，而且睡眠中多半没梦。整整一个月，因为过度的体力消耗，我尝到了睡眠的美好感觉。

前一段时间读到某位老作家谈当年被下放到农村的感觉，说他经过劳动后，奇怪的是多年睡不着觉的老毛病竟好了。我看后不禁哑然失笑。失眠与劳动确



实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那就是体力劳动可以助眠，而脑力劳动则造成失眠。能够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才是解决失眠的真正途径。

川端康成和海明威的晚年都被失眠所困扰，是否是失眠把他们搞得心力交瘁而用自戕的办法来寻求解脱、击碎一切梦境？杜拉斯晚年也因失眠而酗酒。我想人确实是痛苦的，因为当晚年我们的思维仍然敏捷、充满激情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体力用劳动换得宁静的睡眠。当我们的灵魂还如此鲜活的时候，而躯壳却已残破不堪。即便如此，我想没有人会因此而放弃梦想。



闲话出租车

今年夏天出游，在几个城市“打的”时有一些有趣的经历。先说北京，九月一日晚去亚运村与徐坤夫妇吃涮羊肉，去时打了一辆浑身颤抖，散发着浓郁的汽油味的破夏利，还没到目的地就被折腾得头晕恶心。饭后，向宾馆回返时，我坚持要打北京人称为“蝗虫”的“面的”。徐坤的丈夫辛广伟在马路上拦了两三辆，最后总算是有一辆车同意载我去东郊。那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慈眉善目的老人。我问他：“生意好做吗？”他摇头苦笑着说：“这活可不是人干的，难着呢。”老人说，“这街上除了戴黑胳膊箍的人不管你，其他的都管你。”我笑了，说：“乘客倒是没有欺负过你吧？”老人“嘻”了一声，说：“前两天还碰到一位呢。那天下



大雨，我看见一位妇女领着小孩在公共汽车站招手，那女人还没带伞，孩子和她都淋在雨里，怪可怜的。离她没几米远的一个男人也冲我摆手，我就拉了那母子俩。到了地方，你猜怎么着？打表打了二十几元，她就给我扔下十元，说多一分也不给我。你说这人这个损呀，真是好心没好报。”

在昆明，有天傍晚陈家桥做东，请我们几个人去云南大学旁边的一家风味餐馆吃饭。由于人多，便分乘两辆“的士”。海男陪同我和林白乘一辆。那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司机，她不苟言笑，脸上弥漫着一种谁大大地对不起她的神色。我们说去云南大学，结果她一上路就走了与云大背道而驰的方向。当地人海男惊叫道：“你怎么这么走啊？”这女司机却毫不在意，不卑不亢地走她的路。她拉着我们转了大半个城市，时间耗去了大概半个小时，其实本来那是十分钟的路程。最后她又说她迷了路，不知道云大在哪了。这有多么幽默。我说：“你是出租车司机居然迷了路，你要赔偿我们今天的损失。”海男也说：“不管你怎么转，最多给你十元钱。”她见我们火了，居然就不迷路了。不出两三分钟就从一条农贸市场的小路穿出，眨眼间就驶到云大的后门，她打表的价格已高达五十元。

然而在上海却大不一样了。中秋节过后，我为了赶七点一刻飞哈尔滨的航班，所以凌晨五点一刻便起来了。提着大大小小几个包出了沪纺大厦，在朦胧的



天色中一直等了十几分钟也未见一辆车驶来，我不免着急起来。这时候忽然过来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他冲我说：“小姐，要不要我送你？”我以为遇上了阿飞，连连说不需要。这小伙子就说：“不过我的摩托车也带不了你的这些包。”他指着几百米外的一条大马路说，“现在正是交接班的时候，车很少。你在这等着，我到前面去给你叫辆车。”

大约又过了十分钟，我见前方驶来一辆红色的士。它很快停在我身旁，我如释重负地上了车。我说：“我等了二十分钟才打到你的车。”司机则说：“是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告诉我这儿有人等车。”我颇为诧异，问：“你认识他？”司机摇摇头说：“不认识。”

我为自己误解了那个小伙子而感到羞愧。上海在我心中忽然变得可爱起来。

然而不愉快的事情很快就在哈尔滨发生了。我下飞机时穿着件真丝衬衣，而外面的气温只有十四度。一想到坐班车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进城，再说冻病了，省了车钱多了药钱，还多遭了一遍罪，于是便来到出租汽车旁，事先跟司机商量好了，上车后必须打表。他表示同意。然而出了机场后大约有五分钟，我才发现他的计价器一片昏暗，向回返已经来不及了。我说：“为什么不打表？”司机说：“到了地方你看着给吧。”车的后排椅上还躺着一个彪形大汉在呼呼大睡，看来是司机的朋友。我自知上当，为了安全起见，想进了



市区后再论价。结果车到家门口后他向我要二百元，我说最多只能给你一百二十元，他说不能低于二百。这时那睡着的彪形大汉也醒来了，他们一唱一和，直到我付了一百六十元才允许我下车。我垂头丧气地上楼，觉得在外面与朋友们说哈尔滨如何美丽实在荒谬。

一个文明服务的人会让自己和别人都感到愉快，而一切不文明的行为会损害一个城市的声誉。我不希望自己生活着的城市成为后者。

死亡的气息

那小镇同别的小镇没什么区别，有小学校、卫生所、粮店、供销社。有了这些，上学、吃饭、购买简单的食品、看病等等就有了依靠。人们一旦拥有这些，便觉得生活有了保障，因而小镇的人都生活得极为平和，大家亲切随和，态度坦然，人和人见了面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种地的种地、养猪的养猪、教书的教书、拉柴的拉柴，鸡鸭鹅狗在各家院落和睦相处，一派平和之气。

那便是我童年生活的小镇。我曾像大多数小孩子一样在婚礼上疯抢被人抛出来的喜糖，弄得身上满是尘土；也曾像别人一样在老人们的葬礼上分吃一些供品。寿终正寝的人的葬礼同节日一样给人以亲切、轻



松之感，所以我最初领略到的死亡是有诗意色彩的。然而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很快就懂得死亡并不仅仅劫走迟暮的人，它说来就来。

我家那时住在板夹泥的房子里。那幢房子一共住着四户人家。东头的邻居是一对湖南籍的夫妇，他们一共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他们一家人都很勤劳，也很和善，待人极为热情，所以大人孩子都爱去他家坐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的厨房上吊着块腊肉，常常能看见乳白的胖乎乎的蛆爬来爬去。每年秋季，他们湖南老家的亲戚还会寄来干透的红辣椒，我们邻居都能分到一些。腊肉和辣椒，是他家餐桌上的两样奢侈品，也是令许多人家馋涎欲滴的两样食品。

有一年冬天，男主人上山拉烧柴，用拖拉机拖着两根圆木下山。由于雪道并不平坦，所以圆木总是被树枝绊住，他便上前为它们扶正道路，不幸被翻滚的圆木给打倒在地，他的双腿血肉模糊，失去了知觉。事发后他被送进县城的医院，医生说恐怕要截肢。县医院动不了这样的大手术，只能送到哈尔滨去医治。于是他便躺在担架上到了哈尔滨。那时我天真地以为人一到了哈尔滨，再难治的病也会好起来。不料没有多久，从那儿传回消息，让他的长子速去哈尔滨，我们便知道他不行了。果然，他很快就客死他乡了。接他回来的那一天，天气冷极了，镇子上的许多人都去看。他儿子抱着一个骨灰盒，哭着走在前面。他的爱



女人的手

人哭得呼地抢天。六个孩子无一不是泪人。我想起他生前常常站在厨房里充满感情地望着那块腊肉的情景，想起他编鸟笼时那娴熟的动作，也不由得跟着哭。他一个人去了白雪皑皑的山上沉睡，却留下孤儿寡母一堆怀念他。

他家有一个女儿，乳名小平，与我同龄也是同学。我记得她有一头极黑亮的头发，人也很聪颖。就在她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也是冬天的时令，大概临近腊月吧，家家都在宰猪，她家也宰了猪。当晚吃过猪肉，由于她家的炕烧了过多的火，烫得不能睡人，她便来我家和我睡。她来时还给我带了一块猪肉。我吃完后和她一起睡下。第二天早晨，她便嚷着头疼，那天便没有上学。下午我放学回来，她的头疼仍然没有好，家里人正请一个巫师给她作法。又过了两天，她疼得挺不住了，于是才由一驾马车给送到了县医院。她得的是结核性脑膜炎，由于耽误了治疗，一周左右便死掉了。她死前我曾和老师徒步进城看过她，她漠然地望着我们，现出不认识的样子，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床边的输液架上的药瓶无声地向上反串出一些气泡。她的死使我恐怖、伤心之极，因为她和我同龄，我从来没有想到同龄人的死去。她的头发是如此漆黑、浓密和油亮。她总是把刘海剪到齐眉的位置，而且她的眼睛也很秀气。

以后每逢除夕，她家的人在大门口为她烧纸的时